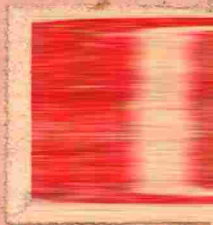


但底與哥德

東方文庫第六十五種

東商



行印

但底與哥德

愈之幼雄聞天合編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Dante and Goe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翻印必究

（東方文庫）但底與哥德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但底的研究

- 一、但底——詩人及其詩……………一
- 二、但底的政治理想……………一五
- 三、但底神曲的梗概……………一八

哥德的浮士德

- 一、哥德與浮士德……………三一
- 二、浮士德的來源……………三七
- 三、浮士德第一部的概略……………四六
- 四、浮士德第二部的概略……………七一
- 五、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九三

但底的研究

愈之合編
幼雄

一 但底——詩人及其詩

但底埃里忌麗 (Dante Alighieri) 於一二六五年即宋度宗元年五月生於意大利佛羅稜薩 (Florence)。他的家世，我們知道的不多。但知他的祖先是意大利大族。父親埃里忌麗是一個低級的貴族，母親名叫貝蘭 (Beila)。在但底十八歲的時候，兩親都已去世。他的家道還不算壞，在佛羅稜薩城裏有一所房子，在鄉間也有一點地產。

在九歲時候，在但底身上，發生了一件事情，對於他後來的生活，有非常重大的

影響，這就是他和比德麗淑 (*Beatrice Portinari*) 第一次會面的那一回事了。
比德麗淑是佛羅稜薩一個富家的女兒 *Simone dei Bardi* 的妻子。生於一
二六六年，和但底差不多年齡。在他一生，只和她會面過二次，但以後他便終身愛
悅着比德麗淑。但底的創作天才可以說大半是被比德麗淑激發起來的。他對比
德麗淑的戀愛，全然是一種純潔的精神的戀愛。在她出嫁的時候，但底並不會表
示絲毫妒意，反之，在神曲裏他却把她當作天堂的引路者。可見他當比德麗淑是
一個神人，不當她是個尋常婦人了。但底自己告知我們，九歲那年，在比德麗淑家
裏和她初次相見的情形，有幾句話說：『和她見面時，她身上穿的是最名貴的色
彩——淡雅好看的大紅色——的衣服，束帶和嵌鑲，也都和她的弱小年齡恰恰
相稱。在這一剎那間……住在心的密室裏的「生命之靈」起首大顫動起來，連
身上的最微細的脈管都同時跳躍，並且聽得「生命之靈」顫抖着說道：「看呀，
一個比我更強的神，是在前面了；這神來了之後，便要管領着我呢。」新生活第二

過了九年之後——十八歲的那年——但底起首做了許多懷想比德麗淑的詩。比德麗淑死後他把這些抒情詩搜集起來，並加以詮註，合成一大卷，題曰新生活 (Vita Nuova)，這是但底的第一部詩集。他和比德麗淑的戀愛關係以及他們兩人悲歡離合的種種情事，差不多都可以在這一部集子裏看出來。至於題名新生活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和比德麗淑的戀愛，使他的生活重新改換的緣故。據著名的但底研究者鄭茄列利 (Zingarelli) 說：『在但底看來，「戀愛」和比德麗淑只是一件東西，他看待她宛然是一個神道。在她的儀態中，自有一種神聖莊嚴的姿勢；她的全身，到處包含着「愛」；她的微笑有說不盡的美，她的慧眼，更滿是和悅的態度。』總之比得麗淑是但底一生崇奉的偶像，也就是他的藝術的象徵哩。

但底幼年的教育怎樣，現在已是無從查考。我們只知道但底發憤研攻哲學，瀏覽古籍，是在於比德麗淑死亡之後。一二九〇那年，比德麗淑還不過二十四歲，便

即謝絕塵世，那時但底的悲痛傷懷，自然是無待言說。在他的論文集宴會第二篇第十三章，他自己說，在比德麗淑死後，他奮力攻讀他從前所未經學習的各種智識。這一段自敘的話，很有引用的價值，所以在下面譯了出來：——

『那時我的靈魂中的第一種愉悅品失去了之後，心中憂慮百結，沒一件東西可以慰安我自己了。雖然，隔了許久以後，我的心，總想把康健回復過來，我試過了各種安慰的東西，都不濟事，最後我便想出一個法子，去找尋從前憂鬱失望的人所用慰安自己的東西。於是我便去讀薄色斯 (Boethius) 的那部著書，(按薄色斯係羅馬著名哲學家，著作甚富，此處所述之書，當係指其在獄中所著之“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因為他是個囚犯，并是個被放逐者，他為想慰安自己纔著這一部書。後來又聽得吐賈 (Tully) 按即羅馬雄辯家西色羅 (Cicero) 著有一篇友誼論，是因為雷拉斯 (Laelius) 的朋友雪批歐 (Scipio) 死後，雷拉斯悲傷不止，所以特做了這篇去慰藉他的，於是我又開首

去讀那一篇東西。雖然起初我不能十分了解，但是用了我所有的拉丁文智識，以及我自己的小智慧——我曾用這一點智慧，在空想中觀察事物，在新生活中可以概見——最後却能勉強貫穿書中的意義了。正像一個去找尋銀子的人，却出於意外地尋得了金子——這一種神奇的事也許是暗中有神力扶助的——我便也是這樣。我本意只是想慰藉自己，但是後來却不單只找到了一服止眼淚的藥，而且因此尋見了許多的至理名言；學習了許多科學，讀了許多的書。隨後我立刻決定哲學——一切著作，一切科學，一切書本裏的聖女——是世間至高無上的東西。在我想像中，哲學是個華貴的麗姝；是一種仁慈的東西；因此我的思想和她（指哲學）深深結託，甚至於不能分離了。因為這樣，我漸漸的尋得她真實存在的地方，我在宗教學派中，在哲學者的辯論中，到處找尋她。約經過三十個月之後，我起首覺得她的親和力有如此之深，甚至一切別的思想都被她的愛情排除毀滅了。」

但是但底少年時的行動，却並不限於戀愛和哲學的範圍以內。他在那時又服過軍役。一八八九年，干巴爾諾（Campanelino）之戰，佛羅稜薩人打敗雅列鐵諾人（Areino）的軍隊，但底亦身與其役。在神曲中地獄一卷裏，我們可以找出但底許多的軍隊經驗來。在一二九二年但底和佛羅稜薩貴族 Manetto Donati 之女建妹（Gemma Donati）結婚。建妹後生了二個兒子，一個名叫 Pietro，做過神曲的註釋；一個名叫 Jacopo，做過地獄一卷的註釋。她又生了兩個女兒，一個名字也是叫比德麗淑，後來做拉文那（Ravenna）地方 Stefano dell' Uliva 寺院的女尼。還有一個是叫 Antonia，她的事蹟不詳。

結婚以後，但底便投身於政治生活。那時佛羅稜薩共和國政權，操於豪富之職業公會之手，貴族和平民，都不能干與政治。但在一二九五年通過的法律，却規定凡並未實際從事職業的人，亦得加入公會成爲公會會員，與其他會員同享政治權利。但底趁此機會，加入醫藥業公會（Guild of Physicians and Apothecaries）

參與佛羅稜薩的政治。在一三〇〇年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但底曾被任爲六太守 (Prior) 之一。(佛羅稜薩共和國政制，行政最高機關爲 *Sinory*，內設六太守，握一切政權，其任期則僅二月) 這時佛羅稜薩政局極不穩定，貴族 (*Magnates*) 力謀推翻職業階級 (*Populani*) 的治權。而同時又有色爾豈 (*Cerchi*) 與陀奈替 (*Donati*) 兩大族的爭執，兩派的黨徒，號稱白黨與黑黨。但底是屬於白黨的。到一三〇一年十一月，黑黨首領陀奈替與教皇盤尼弗斯第八 (*Boniface*) 用了陰謀，把白黨推翻，并窮治黨人。一三〇二年一月七日，佛羅稜薩政府對於但底及其他著名白黨四人，以私用公款，反抗教皇的罪名，判決沒收財產，并在兩年內，逐出國外。但到了三月十日，又重新判決，科但底及其餘十四人以叛逆大罪，如捕獲後，即施以焚死的重刑。於是詩人的但底，一變而爲逋逃國外的罪囚了。

但底出亡最初幾年——一三〇二到一三一〇年——的事情，我們知道的不多。大約在這時期內，他走遍了全個意大利，他也許到過了巴黎。不久他就和他的

同黨分離。但是詳細的旅行紀，可就無從考查了。

出奔國外之後，但底的政治生活，差不多是已告終，他的偉大的著作事業，便從此開場了。那時他下筆做兩部大著作，可是後來都沒有完工。一部是“*De Vulgari Eloquentia*”，大約是在一三〇四年撰著的；一部是宴會（*Convivio*），大約是在一三〇六到一三〇八年撰著的。

“*De Vulgari Eloquentia*”是他主張改革意大利語文的第一部著作，在這一部書裏，他討論文字之起源，文字之流別，而對於意大利方言，討論尤極詳贍。那時意大利語體文還沒發展，文學家都用拉丁古文著書作文。此外雖有用意大利土語撰著詩文的，但是這些土語，都未經製練，缺少文學的質素。從但底起首，纔創出新體的意大利文，把意大利各地方言，選擇最完密的，造成意大利國文，其中大半則是以吐斯幹尼（*Tuscan*）地方的語言為主。神曲中所用文體便是這樣的。據但底的意見，文章上所用字句，應該是最優良的社會所用的語言；這便是他在

未曾完卷的“De Vulgari Eloquentia”中的主張了。

宴會是一部哲學著作。但底做這一部大著的預定計畫，是在開端做一篇長序，以後做十四篇論文，都是註釋他自己所作的短歌的。其中一篇是叫宴會，所以就當作書名。但是後來除了一篇序文和開頭的三篇論文之外，旁的却都沒有做成。這一部宴會，可以說是他從比德麗淑死後潛心研究哲學所得的結果，而且也是他在思想轉變時期的過渡作品。少年時代的但底只是抒情詩，短歌的作家，宴會中所表示的但底是神學哲學的研究家。但到了後來但底的思想成熟，他的抒情的才能和哲學神學的智識合并起來，於是便成功神曲這一部傑作。在宴會中所表白的只是但底過渡期的思想，所以做了不到一半，便擱筆了。此外著作宴會集更有一個目的，就是提倡意大利國語，在集中第一篇論文的結尾的一章，但底竭力替意大利語辯護，痛罵一班反對意大利語體文的人，甚至不留餘地。集中的四篇論文，更全是用語體文做的。在那古典文學極盛的時代，用語體文作文，誰能

有這般的大膽這一種努力的倡導並不是沒有結果，近代意大利語文的榮光，可以說一半是但底掙來的。

在一三〇九年亨利第七(Henry VII)登意大利皇位，但底的政治熱，又重新復活起來。他很想趁着這個機會，實行他的政治理想，著名的王國論(*De Monarchia*)大概也在這時期內著成的。當時但底頗得亨利第七的信任，但是不久亨利第七到處受阻，佛羅稜薩人也和他作對，他的帝業變成泡影，於是但底依然是鬱鬱不得志。到一三一五年春季，佛羅稜薩當道准許但底回國不加懲辦，要是他肯納一注罰款，并且肯照囚犯赦出後的規矩，在神壇前發願。可是但底的覆詞很是強硬。在致他妻舅(是一個神學士)的信裏說：

「長老呵，這樣實在不是我重回祖國的辦法。要是可以找出一條旁的法子，請你和別一個替我找去，只要不至於玷辱但底的名譽和尊榮，我是極願意接受，而且決沒有什麼躊躇的。但是要是不能這樣放我進佛羅稜薩來，那麼我永

不願意進佛羅稜薩來了。』

同年十一月六日佛羅稜薩政府重行判決，但底和他兒子，要是捕獲之後，應立即斬首。這麼一來，但底便終老異鄉，永不能復回祖國了。

但底晚年受維羅那 (Verona) 貴族 (un Grande della Scala 和羅文那 (Ravenna) 貴族 Guido Novello 之保護。在這幾年中，可算是但底一生最幸福的時代。神曲就在這時期內完成的。在天堂界第十七篇中，但底有好多紀念 Can Grande della Scala 的話。Guido Novello 的女兒 Francesca 的悲哀的事蹟，也是神曲中一段著名的穿插材料。

就我們現在所知，神曲中地獄界與淨罪界兩部分是在一三二〇年初第一次出版。這一節破天荒的語體敘事詩出版後，注目的人自然很多。巴洛那 (Bologna) 大學教授浮及里亞 (Giovanni del Virgilio) 寫信給但底，說是對於他的新著，非常欽服，但像這樣典麗喬皇的詩歌，出之以語體，未免太可惜了，後來但底曾

寫信去辯正。有一次浮及里亞請但底去接受巴洛那大學褒榮詩人的桂冠。但是但底不答應，他說：『我寧願等着佛羅稜薩人招我回去，去受祖國的桂冠。我相信天堂界刊行後，佛羅稜薩人一定要請我回去。』可見他對於祖國是始終耿耿不忘的，可惜他的詩歌在祖國傳誦，已在他身死之後了。

在新生活的末了一段裏但底說：『做了這一篇短歌之後，我起了一種神異的幻覺，我彷彿覺得對於這位祝福的比德麗淑，似乎不必再多說了，除非我能够把她說得更有價值些。我現在惟有盡我的能力，研究下去，以求達到這個目的。假如上帝——一切賴以生存的上帝——能假我的年，那麼我希望我能够用從來沒有的話——對於別個女子從未這樣敘述過的話——來敘述她。』這是但底撰著神曲的最早的動機。但是在他着筆做這一部世界的傑作時，實已在他經歷過無數世事之後。在但底幼年詩中，所描寫的只是中古武士的戀愛觀，而神曲中所描寫的，則是哲學的戀愛觀，所以神曲實是但底的思想的最後的結晶。

神曲的意大利文原名叫“Divina Commedia”，“Commedia”的拉丁文，本義是『村歌』的意思，後來譯作『喜劇』——與『悲劇』(Tragedy)相對。悲劇的起頭，往往是歡樂的，平靜的，結局却終是悲慘恐怖。喜劇恰恰相反，大都是團圓結局的。但底的敘述詩，起首敘地獄中的慘象，結末是寫天堂中的樂景，性質和『喜劇』相近；而且詩中都用語體，辭句非常淺顯，婦人小兒都能了解，又和『村歌』相類，所以他題上“Commedia”這一個名兒。至於“Divina”——神明之義——這個字，是後人替他加上去的。

神曲中所含意義，據但底的信裏說，一半是比喻的，一半是『直說出來』的。天堂界就是但底的『理想國』，人類須在淨罪界洗淨靈魂的罪孽才能升到天堂界去。在天堂界是比德麗淑作嚮導的，在地獄界淨罪界則由浮及爾 (Virgil) 指引。浮及爾是羅馬大詩人，也是但底生平最景慕的人，所以請他做他靈魂的指引者。至於神曲的大旨，如未讀過原本的人，可以參看下面惟志君所述的神曲梗概，

此處爲篇幅所限，不能盡量介紹了。

一三二一年八月但底奉 Guido Novello 之命，到威匿斯 (Venice) 去辦交涉，回來時在路上得病。到羅文那沒幾時便去世了。他的死期是一三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計享年五十六歲。死後，葬於羅文那的佛蘭色斯干寺院，Guido Novello 爲他營葬，典禮備極隆重。但到了後來，但底的墳墓被佛蘭色斯干寺院裏的僧侶，秘密遷移，竟至無從尋覓。直至一八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恰巧在舉行但底出生六百年紀念祝典的時光，於無意中發見但底的古墓，而且完好如故，這也是一件靈異的事情。

但底死後不久，佛羅稜薩人便追念這位大詩人，深悔從前不該放逐他。佛羅稜薩政府并下令，叫人民及教會都誦讀但底的詩歌，而由巴甲次歐 (Bojaccio) 任教授之職。於是但底的詩，便變成意大利的民衆讀物。到十六世紀末，神曲已出了六十版，各國都有譯本，單是英文譯本就有三種，而朗法羅 (Longfellow) 的

譯本，尤爲著名。但底的著作的搜輯和校訂，要算巴甲次歐盡力最多。他還著有一部但底傳，是但底傳記中的最善本。我們現在對於但底所知的一點智識，差不多大半是從巴甲次歐那裏得來的哩。

一一 但底的政治理想

但底的天才，和哥德相同，不但是個大詩人，同時又是個大政治家。王國論既是但底的一部政治哲學，而神曲中所設想的天堂界，又何嘗不是但底的『理想國』呢？他的政治理想出發點與亞里士多德相同，便是承認人是社交的動物，所以在倫理道德上，不能把人當作各個分離的東西，應該承認他是有組織的社會之一部分。但底曾說：『他（指人）身上所需要的許多東西，決不是他一個人所能備辦的，所以除非得到衆人的幫助，他決不會得到福利的。』（宴會第四章）這樣看來，個人的幸福，是包於全人類幸福之中的。但是全人類的文化目標，究竟是什麼呢？

照但底看來，『人類文化的目標是世界和平，而要求得世界和平，必須并合全世界，建立統一的王國。』這是王國論全部的大旨。（參看王國論第一卷）

我們要是把王國論閱讀一過，便覺得但底的政治哲學和孔子的尊王說是何等相似呵！但底所處時代，羅馬帝國正在分裂，意大利內部尤極擾亂，情形正和春秋戰國時差不多，所以這兩位大哲的政治理想，也竟是『所見略同』。孔子尙一統，辨名分，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但底也是這樣。他的王國論裏很希望意大利有一個一統的帝王，以維持永久的平和。但是後來他跑遍意大利，王國的理想，到底不曾實現，而且反遭斥逐，終身不能復回父母之邦，單從這一點看來，和孔子生平的不得志，也就很有些相類了。

再看但底的自由論。但底以爲人類要求改善，必須自由，而自由除非在王國下面，纔能夠得到。什麼叫自由呢？照但底解釋起來，在一個人的意志，受理性的判斷，絕對平衡，而毫不爲感情及慾望所牽掣時，那纔是自由。照但底看來，自由是『能

自由行善而毫無罣礙』的意思；我們的意志要是能和上帝的意志完全一致，毫不勉強時，那便是真的自由了。而這一種自由，只有王國下的人民，纔能得到。自由的勁敵是『貪婪』，在天下分裂的時候，列國君主，互相爭衡，『貪婪』是免不了的。要是使天下戴於一王之下，那麼國王既擁有四海，決不會再貪什麼，而且他對於人民，更必願其爲善，所以要求自由，除此以外，實在沒有別的道路了。

但底以爲善乃是與『神』一致的。神既只有一個，所以世上的國家，也只能有一個。他這樣的根據了神學的理論，證明世界的一統，是人類政治進步的最後境界。

但底是極主張政教分離的。他以爲政權決不是附屬於教權之下的，教皇的權力和帝國的統治，應該是相並而行，這兩種權力，都是上帝所建的。人類的勢力發展，本有兩方面，在一方面是用哲學指引以完成人間的道德人間的事業，又一方面，則用神學指引，以謀靈魂的修養，前者受支配於王國之下，後者受支配於教皇

之下，在神曲中有虛設的天堂界，又有實際的地上樂園，也是同一的意思哩。

但底的王國論，在現代已失其時價，差不多沒有什麼研究的價值了。但是從歷史的地位看來，但底的影響實在也不算小，他對於意大利民族的結合，語言的改革，功效非常偉大，近代意大利的統一，也未始不是出於但底之賜。惟其如此，所以我們除了詩人的但底以外，對於政治家的但底也不可不注意一下。

三 但底神曲的梗概

但底神曲，分爲地獄界，淨罪界，天堂界三部，共詩一百篇。全曲都用『三行韻』(Terna rima) 就是每三行成爲一韻律，每篇約有四五十律。曲中都用自敘體，敘述他自己的靈魂受浮及爾(Virgil)和比德麗淑(Beatrice) 的指引，歷游地獄，淨罪，天堂三界的情形。現在爲謀未讀神曲原本的人的便利起見，把神曲內容的大概摘敘如下。

一 地獄界 (Inferno)

神曲開首，敘述紀元一千三百年，但底三十五歲，正在耶路撒冷附近地方，到山下森林中游行，忽地心境迷惘，失了道路。四下裏來了斑豹，獅子，母狼一班野獸，把但底圍住，脫身不得。幸虧一位救星到來，他便是詩人浮及爾，說是奉比德麗淑的差遣，來引導但底去游歷地獄界，淨罪界，最後比德麗淑還要領他到天上去呢。但底這纔出了險難，跟着浮及爾，走進黃泉的閻路，早看見一座城門，門上貼有一張告白：

這裏是阿鼻城郭，

這裏是無限苦境，

這裏是餓鬼住家。

體造物的智慧，

體造物的正義仁慈，

造就了此門。

此門建於未有萬物之前，

在未來中永遠的存着，

捐棄了一切希望的人便入此門。

這個便是地獄門了。照但底自述，地獄分爲九圈，和地球一般大，像螺旋一般的一層低似一層，一圈狹似一圈。在最低下的一層，地獄的中心，就是那魔王路失浮（Lucifer）居住的地方。每一圈中，各有空處，關着各種的罪犯。罪孽深一層，地獄便進一層。但底跟着導師浮及爾，一一都經歷過。第一圈稱爲里姆婆（Limbo），是與聖教無緣的人衆受罰之處，浮及爾自己也在這裏，和一班不識救世主福音的聖賢作伴。因爲他們不信聖教，所以永遠不得超昇；他們沒有受苦，所以並不哭泣，只是唏噓歎息着罷了。

第二圈是邪淫之徒受罪的地方。有人頭蛇尾的魔鬼，把守着關門，亞細利亞 (Achilles) 女帝舍米拉米斯 (Semiramis) 和維及勃得女王克利阿配得拉 (Cleopatra) 等 (按均出荷馬詩中) 從前深居紅閨翠帳的人，現在颶風旋渦之中，哭哭啼啼，不得有暫時休息。但底最痛心的，是美人弗蘭斯加 (Francesca Te Rimini) 也在這裡。弗蘭斯加是意大利羅文那的太守格利杜 (Guido do Polenta) 的愛女。羅文那太守和鄰國利米尼 (Rimini) 交戰，久而未決，其後和議告成，他把女兒嫁給敵人長子強少多 (Gianciotto) 以圖永好。那知這位長子容貌醜陋，不合佳人心意，他的胞弟帕羅 (Polo) 却生得眉清目秀，她便和他有了戀愛，後來被強少多得知，一併殺死，他二人便淪落到此。

第三圈是一班貪食的亡魂。被一身三首的兇狗，剝皮食肉。第四圈有貪慾鄙齷的人和一隊放蕩的人互相嘲罵。第五圈是斯的克司 (Sisyx) 大澤，死鬼赤着身體，在泥水中互相搏噬。但底坐了魔鬼弗利及斯 (Phlegyas) 的小舟，渡過大澤，便是

阿鼻城樓，一片荒野，都是異端邪教的墳墓。在那裏，但底遇見法權黨驍將花里奈他 (Harinata) 和他詩友其多 (Guido) 的父親客懷康底 (Cavalconti) 第七圈稱焦熱地獄，計有三輪 (Grone)；危害人民的罪囚，沈浮在第一輪血河之中；在第二輪，斫傷父母遺體的亡魂，化爲林木，讓妖鳥啄食；第三輪是滅破人倫自然的，和貪圖厚利，剝削貧民的人都在這裏受罪。

第八圈是一個毒坑，分爲十壕；第一壕是懲罰奸淫無垢女子的亡魂的，第二壕是懲罰利口欺人的一般奸佞的，第三壕是懲罰奸僧的，第五壕是用因技巧欺人的罪犯，第六壕是名爲聖僧的一班僞善之徒，第七壕懲罰盜賊，但底從第七壕望第八壕，那裏都是火柱，像闇夜螢光一般，原來是東西策士，濫用天賦的靈智，施用權謀詐術，在那邊受炮烙之刑。第九壕是異派宗教家受罰之處，回教祖摩哈默德可作代表。最末一壕，是煉金家和僞造貨幣者的地獄。

但底出第八圈，跳下千仞的巖壁，到第九圈大寒地獄，稱爲罪孽之淵。到這裏的

是罪孽最重的人，永劫不得超昇的了。分爲四淵；骨肉相殘的罪犯，在第一淵；第二淵是因禁賣國奴的，千古不消的冰雪，沒蓋他們全身，只露出頭面；但底過去，誤踏在一囚頭上，那頭便怪叫起來，他名薄卡（*Ilona degli Abati*）是帝國黨人，當時意大利帝國黨合法權黨戰爭，他受了賄賂，謀害同黨，因此大敗，但他終須到這裏受罪。但底在第三淵見過伯爵烏可里拿（*Deolino*）和大僧正陸及哀里（*Russiero*）。到了第四淵。只見那弑君主的，殺恩人的，橫身逆立，中央是魔王舍湯（*Satan*），半身在冰塊下面，半身聳在陰霧上面，他有三頭六翼，噴出血雨，激起寒風，真是利害。那時但底見他口中正在咬食三個罪犯，就是破壞帝國主義的羅馬人勃魯太斯（*Brutus*），客細亞斯（*Cassius*），和不信救世主的加特斯（*Judas*）了。

II 淨罪界（*Purgatory*）

但底歷盡了慘澹的地獄，跟着浮及爾導師，穿過地心，覓得一條上進的路程，出

地獄界而入淨罪界。

淨罪界中，有淨罪外峯，七煉獄，地上樂園三種。凡脫去地獄苦患的人，須到淨罪外峯積德向善，洗淨罪孽，再到七煉獄，修煉有年，等候往生樂園的日子。但底入淨罪界首先遇見一個白髮長鬚的老人，他是羅馬愛國名士凱得（Cato），現在做了淨罪界的保護人了。他向但底指示了登山的路程自去。但底攀藤附葛，過了若干峻峻地方，上得一條坦路。路旁巖下，都是些身犯懈惰罪的亡魂，分頭站着。途中但底又遇見了勇士旁可德（Brunone di Montefeltro），曾在康潑爾地拿（Campaldino）激戰。他自述戰爭的慘象，和自己戰死的苦況。浮及爾遇着同鄉人沙待羅（Sorileo），留他們過宿，但底浮及爾跟沙待羅同去，到一個山谷。風景絕佳，是古今明君，焚香吟詩，等候淨罪解脫的地方。次日但底出了山谷，來到一大石門之前。守門天使，給他在額上刻成七個P字，就是表示他須解除七煉獄中大罪孽的意思。隨後他開了石門請但底進去。

所謂七煉獄是七段坦路。每一段路，各須虔誠贖罪。第一段路見傲慢自負的罪犯，被重物壓得背駝腰屈。第二段是灰白色的大道，有嫉妬罪的亡魂，着粗製麻衣，羣立巖蔭下面，口中喃喃祈禱。第三段是輕易妄怒的人，受烟熏窒息的苦。第四段怠慢頹唐之徒，爲淨脫他們前世的罪孽，強迫着四圍亂跑。維羅那 (Verona) 高僧是他們一隊的代表。第五段貪婪無厭的人，匍匐地上，悔罪於此。常常聽到一種呼聲，說『請拋却一切不義的財貨，安度清貧。』在這裏但底遇着了羅馬詩人司替且斯 (Statius) 他在第五煉獄已經五百年，功業圓滿，快要再上一層的了。第六段是生前貪食之徒，到此地忍飢挨餓，報償前時的罪惡。第六段路，一堵絕壁，火炎直噴，凡從色界墮落的人，須在火中淨滌污穢。但底到此地步，看了猛火四捲，心中害怕，兀立不動。却是導師勸告他說：『你和比德麗淑之間，正是橫着這個難關呢。』他方才大着膽子，一躍進去，這時他額上所書的七個 P 字，完全消滅，原來他過一段路，便消去一個。現在已經超脫了七煉獄；得入地上樂園去了。

地上樂園，在淨罪界最高之處，是地上的仙境，登天堂界必由之路。有兩條河泉，一名里西 (Tethes) 河，一名哀烏內 (Funnoe) 河。前的可以洗濯罪惡，後的可以鑒磨善心。但底在這河旁起初遇見仙女麥切爾特 (Machtla) 前來採花，正要問她登天的路程。忽聽得一派仙樂，來了一羣仙人，簇擁着一輛花車，車中坐着一位女神地里亞 (Della) 按卽月之女神，用黃白靈獸格利芬 (Gallin) 拽着，兩邊仙女，一齊唱着歌曲，慢慢地來到但底面前。但底見了異樣光輝，弄得目眩神迷，正待依傍隨來的導師浮及爾，那知他已形影全無，不知往何處去了。那花車中女神對但底說：『不要慌！我便是比德麗淑。』她催促但底及早懺悔，可以引渡聖流，昇到天堂界去。但底這便跣了麥切爾特 司替且斯追隨花車，穿過一個森林，參觀了『智慧的靈樹。』聖女又命麥切爾特 二人引但底在里西哀烏內河中洗過身體，隨後同到天堂，游玩星世界去。

三 天堂界 (Paradiso)

天堂界是但底理想中的天國，是但底所崇拜敬信的人居住的地方。計有九天：便是月天，水星天，金星天，日星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稱爲七星天；最後是衆星天，原動天兩界，那便是但底所說的天堂了。地獄界淨罪界的引導是浮及爾，天堂界的引導是比德麗淑。但底到得一天，另有一天的教訓。他們先登月天。遇見了一個比丘尼。她告訴但底，從前曾對聖神立過一個永不犯罪的誓願，不能全終，把上進的路程耽擱了。所以逗留在此，不能上昇。但底心中疑惑，這比丘尼，不能全她誓願，是受人強迫的緣故，何以神聖不肯原諒，阻滯他的上進呢？聖女說這是她不脫志行薄弱的罪孽；道念堅固的人，是斷不受他人的強迫的。但底在月天所受的教訓如此。

在第二水星天，但底所受教訓，爲贖罪的眞義。聖女說：『肉體可以受辱，靈性不

可以受污。所以救世主受辱於十字架，只是肉體上受罰。這樣受罰，是適於正義的。他的至善的愛，却反普遍十方了。」

至第三金星天，美女克萊孟斯 (Clemence) 的夫君却爾斯麥底 (Charles Martel) 在那裏稱述他胞弟內勃斯 (Naples) 王羅排得 (Robert) 的惡政，他斷定『人各有天賦的資性，不關遺傳，許多人誤了一身進行方向，在世間作惡，只是不辨自己天性的愚人罷了。』

第四日星天，有二派高僧，互相褒揚，一是特米熱克派 (Dominicans)，一是弗蘭細斯派 (Franciscans)，這面說特米熱克有破邪扶正的勳業，那面說弗蘭細斯持戒精嚴，能安清貧，但底在這裏也受了許多教訓。

第五火星天，但底遇見遠祖卡沙其特 (Caeciagnida) 豫言但底晚年的飄零。囑付但底把游歷三界的結果，宣布世間。

第六木星天，能扶助正義的古代明君，集會於此。對但底講述異教徒死後的運

命。說只有聖典是登天的塔梯，若異教徒能痛改前非，口說聖典，目視聖典，手書聖典，却也未必不可救濟呢。

第七土星天，非常肅靜，到這裏的人，不得面帶笑容。但底不解原因，聖女說：『這是冥想之天。冥想是登天大道。像聖彼內及克得（*St. Benedict*）一班人，都是冥想之友，道念堅固，他們都在這裏。』

聖女又對但底說明，她這回來做引導，是稟承神意的，現在已經游歷過七星天，須到天上樂園去了。

但底跟隨聖女列了第八衆星天，先在這裏凝固大願成就的祈念，準備入天上樂園。握此天國的關鍵的，是聖彼得（*St. Peter*），掌善惡報償的，是聖耶可蒲（*St. Jacobi*），還有曾在十字架上受神子遺托的聖約翰（*St. John*）；但底一一拜見過，並參謁人祖亞當（*Adam*），他們都有教訓但底的話。

在第九原動天，但底又見過了新約舊約裏面各位神聖。聖女又給他解釋了字

宙創造的疑團。在後又出了最高的物界，來到充滿慈愛和歡喜無量，純正光明的天堂。兩旁排列各聖賢的坐位，都因信仰基督，才到此受福的。一方自聖母馬利(Mary)以下排列着各位天上的聖女，他方自聖約翰以下排列着各位天上的神聖。聖女更進一步，開了宇宙的本體，太一的祕鑰，瞻仰上帝的慈相，跪在寶座之前，唱優婉高雅的聖歌。從此但底心中疑團，如數解釋，始終便在這幻想的天國中享那無限的歡樂了。

哥德的浮士德

聞天著

——『哥德是怎樣的一個人啊？』一個青年向海涅（Heine）一七九七——一八五六）這樣的問。——『世界是怎樣的一個東西啊？如其足下能够把這件事體向我說明，那末哥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也可以向你說明吧。』海涅這樣地反問那個青年。

一 哥德與浮士德

希臘古代之有荷馬（Homer），意大利之有但底（Dante），英吉利之有莎士比

亞(Shakespeare)德意志之有哥德(Goethe)固然是希臘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光榮，但也是我們全人類的光榮！希臘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人固然常常紀念着他們的荷馬，他們的但底，他們的莎士比亞，他們的哥德，但我們也何常不紀念着我們的荷馬，我們的但底，我們的莎士比亞和我們的哥德呢！

他們都已經死了，但是他們都沒有死！他們的作品還是照耀在這黑暗的世界上，像皎潔的月照耀在被黑暗所吻着的大地上。一樣。地球一天不破滅，他們就永遠與我們同在！

讚美罷！讚美荷馬和他的伊麗雅和莪蒂舍 (Iliad and Odyssey) 罷！讚美

但底和他的神曲 (Divine Comedy) 吧！並且讚美莎士比亞和他的哈姆萊脫 (Hamlet) 吧！讚美吧！讚美我們這裏所要講的哥德和他的浮士德 (Faust) 吧！

一切偉大的藝術家都有銳敏的感覺和洞察的直解。他們把他們所觀察到的，

所感覺到的，經過了他們的個性的溶化，更受了他們內部的迫切的表現的衝動，用某種方法表現出來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偉大的藝術品。所以任何藝術家的作品中間都是以時代為背景而以作者的個性為中心的。荷馬之於伊麗雅和莪蒂舍，但底之於神曲，莎士比亞之於哈姆萊脫，哥德之於浮士德，當然也都是如此的。那末，哥德那時的背景又怎樣呢？

自十五，十六，二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以來，人們因復古而得到一部分的解放和一部分的生活上的權利；但他們不想再進一步得到更大的解放和更多的自由，而却以此自足，於是保守現狀之衝動也由此而生了。

這種保守性的表現，在社會上則重秩序和平，在道德上則重形式和虛飾。所以個人的自由和欲求，必定要為了這種秩序和平，和外形而犧牲；個人的活動的本能，必定要為了這種呆板的制度而壓抑。而其在文學上的表現，則為古典的崇拜。那名聞一世的古典主義，就在這個時候，得了他的勢力了。

從古典裏得到了所謂『藝術的法則』(Artistic Canons)而推重之，而服從之，謂之古典主義。這就是說，古典主義是以一定的法則做標準而不准有個人的獨創的一種主義，是以約束天才為能事而不許自由解放的一種主義。其極也，弊端橫生，任何作品都變成沒有真情，沒有生氣而徒腐心於形式的平凡的虛偽的東西了。

人為的拘束，是終究不能永遠用來限止人們的活動的。在這種虛偽的，形式的人為法則之下，是誰也不願生活的。但人們的膽是多麼小啊！一直等到十八世紀經中葉盧騷(J. J. Rousseau, 1712-1778)才喊出了在他們的心底所潛在着的迫切的呼聲。

『返歸自然啊！盧騷這樣的長嘯了一聲。於是情緒的，熱情的，自由的浪漫主義的運動，就這樣的開始了。我們必得自由！我們必得平等！這種個性的，自我的權威的主張，也像風一般的向四處散佈了。

這種浪漫主義在文藝上所表現的特性則爲對於古典主義的反抗。拋棄一切成規，打破一切因襲，而澈頭澈尾的主張無拘無束的自由主義，這是浪漫主義者的使命。乘了奔放的熱情和空想之翼而從個己的內心中所拼裂出的東西，就是浪漫派的作品。

這種趨勢，在德意志的影響卽爲狂飈勃起運動（*Sturm und Drang, Storm and Stress*），而在這運動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我們的哥德！他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一七七四年出版）就是那時的代表作。

哥德終是那時代的產物，浪漫的時代的產物，他的任何作品，都帶了不少的浪漫主義的色彩。他的着重主觀，他的主張感情，他的熱愛自然和自然的生活，他的主張自我的發展，都不是浪漫主義的特色嗎？

但是哥德終究是一個天生，他決不能完全受一時代的影響所支配，所約束，他的活躍的生命，必得跳出這圈子之外的。他不是曾經爲了地質學上的研究特地

跑到海子山 (Hartzmountain) 上去嗎？他不是曾經爲了渴仰南方到威匿斯 (Venice) 和羅馬的古城中去研究過古典的作品而加以讚美和推崇嗎？他不是曾經爲了要實現他的賢人政治到過外馬公國 (Weimer) 的朝廷上做過樞密大臣 (Privy Counsellor) 嗎？

他是德意志浪漫主義的創始者，他也是希臘羅馬的美的渴仰者；他是中世的空靈的神異的愛慕者而又是近世科學的先覺者。他真是把詩人，小說家，戲曲家，批評家，科學家，哲學家等多種多樣的生活，綜合於他的一身了。

他這種多種多樣的複雜的生活的表現，就是他的傑作浮士德！

浮士德的完成在一八三二年，而其開始動筆的時期則在一七七四至一七七五年間，前後相隔有六十年之久，這六十年中所經過的人生的波浪，他差不多完全都把他寫進浮士德裏去了。浮士德是哥德一生的經驗的反映和思想的結晶！我們要曉得哥德，請先一讀他的傑作浮士德！

一一 浮士德的來源

凡研究過原始民族的心理和民間傳說的人，都曉得有所謂『神話』(Myth) 有所謂『魔術』(Magic) 和所謂『萬物皆生論』(Animism) 那許多東西。所謂魔術是想得到宇宙間的原動力和祕鑰而用之於人生的一種方法。中國的巫女和尙、道士、印度的 Yogi，波斯的 Mage，中世紀的聖者，與無數的『奇蹟製造者』(Miracle-maker)，都是應用這一種法術的人。我們這裏所說的浮士德 (Faust) 自然也是這中間的一個了。

自基督教興，於是排斥異宗，除了他們認可的法術而外，把其他的種種，都嚴行禁止，凡民間有私行傳播者，認為背教，處以死刑。這等於說，只有羅馬的教會是有魔術的專利的。他能够把你的靈魂打入地獄，他能够把你的靈魂超升天堂。他用了某種儀式和禱告，也可以解除和撒旦 (Satan-惡魔) 結契約的犯罪者的

罪惡像關於 Merlin, Tannhäuser Robert the Devil 那種『神異之譚』和 Theophilus 被聖處女從天國裏擲下花來而得救的事情都是好例。

及宗教改革起，又產生了別種新精神，『神異之譚』(Legend) 的樣式亦一變。在新教的世界內，就是那羅馬教會所行使的所謂正統的魔術，也當作和羅馬教會昔日所排斥的魔術一樣的可惡。但是這種魔術在民間私自行使的，還是很多。如十五、六世紀中鍊金術和占星術的盛行，不就是很好的證據嗎？

但自文藝復興以後有二種新精神滲進了『神異之譚』的裏面：一即對於知識的追求；一即對於美的渴仰。因為要找求知識，因為要找求美和愛，所以不少敏明才智之士和惡魔訂立契約，賣掉他們的靈魂這種事情，也變為『神異之譚』所常講的事。

找求真理，找求美和愛這二種衝動是人類所共有的，所以一個人如其爲了這二者，就是和惡魔訂約那種事情，也能够引起我們對於那個人的同情。因此，文藝

復興後的『神異之譚』常帶有悲劇的性質。那十六世紀的關於浮士德的『神異之譚』雖浮士德終究落於惡魔之手，但是他對於我們還是有極大的吸引力的。戲劇家要編製悲劇，這真是絕好的材料。

浮士德 (Johann Faust) 在歷史上的確有過這麼一個人。他大約生在一四九〇至一五四〇年間，他以學問和魔術著名。(他大概和 Paracelsus, Luther, Charles V, Henry VIII, Raphael 同時。) 關於他的記載，在這一時期的著述家中間可以找到。最可靠的要算做 Melancthon 的朋友和替他作傳的那人，他似乎曾經碰到過浮士德。但是關於這魔術家的種種神話，似乎在一五八七年開始出版。這就是古舊的法朗克府浮士德記錄 (Frankfurter Faustbuch)。關於這部書的參考品，我們所曉得尚還存在的，只有一種了。不料近來被 H. B. Cotterill 先生在殊麗城 (Zürich) 找到法朗克府浮士德記錄的複本。照他推測起來，這大概是哥德做浮士德的底本。關於這本書的內容，我現在把 H. B.

Cottrell 先生所說的摘譯在下面。

『這(指這本書)是用古怪的古代的德國字寫的，中間夾着許多信仰上的批評，聖經上的引語和拉丁的字句，並且有時中間還夾着佳偈的詩句。出版者(名 Spieker) 告訴我們說：他出版這書的目的是要「警告一切基督教徒和靈敏的人去免掉像浮士德博士那種可怕的事情」的。他很鄭重地並且有意地「像他自己所說的」把「魔術的公式」略去，因為他恐怕「任何人因了這種記載也去探討，也去模倣。」約翰浮士德，照這部書上看來，是生於羅特(Roth) 近於外馬的一個鄉村。(別的書上說他生在 Württemberg 的 Knittlingen) 他的父母，是誠實的怕上帝的農民。他的偉大的才能引動他的有錢的親戚，住在 Wittenberg 的，養育他並且教育他。他在 Wittenberg 和 Cracow 研究神學，成績凌駕過一切競爭者，並且得了神學博士的頭銜。但是他不但有「可教的，敏捷的」而且有「愚魯的，蠢莽的，探討的」的頭腦，他忽略了聖經變成了一個空想者，并

且拿他是占星學者和數學者自驕，像那記錄者所說：他是「拿到了鷹的翅膀而想找出天地間萬事萬物的淵源」的。

『他現在去接近魔術了。在四條大路相聚會的 Spessart Wald 森林中（近 Wittenberg）他爲了要號召魔鬼，在那裏畫了許多神祕的圈子和念誦了許多符呪。等到種種可怕的幽靈和聲音顯現之後，在這顯現中間浮士德差不多嚇死，一個有「灰色的僧侶」的形狀的魔鬼出現了。這魔鬼來那裏看他，並且把地獄一切恐怖告訴給他。但是浮士德堅持他的計劃，並且和那魔鬼做第二次的集會。那魔鬼現在已從他的主 Lucifer（魔王之名）那裏得到服役於別人的自由。於是浮士德和這魔鬼訂了那樣的一張契約：魔鬼服役於浮士德的年限爲二十四年，在這期間，浮士德要背叛基督教和痛恨基督教徒，而在二十四年之末，浮士德的一切靈魂，身體，肉，血，和所有的東西，永遠爲魔鬼所有。這張契約是要用血來簽字的。浮士德裂開他的手，血淌了出來，凝成了 'O homo fuge'（人呀！逃避罷！）

那幾個字，浮士德看見了雖是吃驚，却也並不中止他這種舉動。於是說定無論甚麼時候，魔鬼如其被召，應該裝爲法朗士派的僧侶顯示出來。他更說出他的名字是美非斯都非爾斯（Mephistopheles），那就是不愛光明的意思。』

經過了種種放蕩生活之後，浮士德墮進了情網并且想到去結婚的事情。但美非斯都對他說：結婚是上帝所喜歡的事情和他們所訂立的契約上的條文不合。於是二人就談到世界的創造，談到地獄與天堂，談到妖法與占星術。美非斯都對於世界創造說，更結了一個很背教的解說，他說物質是永久如此的，是自存的，不是被創造的，其實他是在反對世界是創造的一說。

具有『愚魯的，蠢莽的，探討的頭腦』的浮士德被美非斯都這種描寫所引動了。他於是要求去拜望地獄與天堂。這種旅行的描寫，非常有味，但我們因爲限於篇幅，這裏只好割愛。

在第十六年那一年，浮士德要周遊世界名城古國，於是美非斯都變了駝鳥讓

他騎坐。他們到羅馬和法皇湊趣，到君士但丁堡與蘇旦（土耳其皇）調笑。他們也拜訪了埃及，印度非洲與其他地方，包含愛丁園和不列顛。

第三部描寫浮士德在查利士第五世朝廷上召亞歷山大大帝和他的配偶美麗的 Bactria 公主 Raxana 的亡魂的事情。此後記載更異想天開，無奇不有，而最可注意的就是召特羅亞（Troy 在小亞細亞的古城）的希命（Helen 見荷馬伊麗雅）的亡魂。（這就在哥德的浮士德上也有的。）H. B. Cottareal 先生說：『你們也許歡喜關於希臘的描寫罷——至少關於她的衣服。她的衣服帶着黑紫的顏色……她的頭髮，光榮的黃金色的頭髮，披到她的膝蓋。她有黑色的眼睛，可愛的面龐和圓的頭，她的嘴唇紅得像櫻桃一樣，小小的嘴，像白鵝一樣的頸，像玫瑰花瓣一樣的頰和亭亭玉立的身裁。』

一陣悲悔捉住了浮士德的心。他差不多被一個有信仰的老人所說服，開始懺悔，並且解除他所訂的條約了。但是美非斯都太狡猾，他答應浮士德替他把希命

弄到手，而使他用他的血去簽新條約上的名。後來希命（浮士德自己所引起來的幻像）就做了他的妻子。

『在末了一年他被可怕的失望所壓迫，而魔鬼對於他的嘲笑更使他難受。在最後的一個晚上，他招他的朋友們到 Rimplich 村，近 Wittenberg 的，去晚餐。食後，他用了濃厚的，深情的痛悔的話對席中人演說，禱告上帝會赦他的靈魂，雖是他的肉體給了魔鬼。他告訴他們，十一點鐘的時候，魔鬼就會來把他帶去。他請求他們都安靜地到床上去，並且假設他們聽到什麼響聲，也萬不要驚嚇。在半夜的時候，一陣狂風掃過了屋頂，並且還聽到像無數毒蛇一樣的可怕的怪聲。浮士德的呼救的喊聲，也一點一點靜下去了，他們跑到屋裏，只看見浮士德的身體已四分五裂，血肉模糊！那記者更在末了說：「……從這上面每一個基督徒應該知所警戒，而尤其是那些具有驕傲的，好奇的，固執的心和頭腦的人。我現在這樣說了，他們就可以遠離一切魔術，符咒，與其他魔法了。阿們！這是我從心坎中對於每

個人的願望。阿們！阿們！』

因為這部浮士德記錄的通行，所以稍有變換的記載和翻譯弄得非常之多。而最重要的要推德人 Widmann 之譯述，他把這部書增訂了不少地方。在一五九〇年這部書的英譯本出現了，但英譯本中間却插了不少的英國的民歌。

首先把這故事造成一齣戲曲的，要推英人美羅 (Marlowe)，他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史 (The Tragical History of Doctor Faustus) 大概都是依據於德國的浮士德記錄的。他這篇劇的辭藻非常美麗，可惜中間輕佻的元素太多，不免近乎俗氣。雖是許多愛國主義者不承認哥德看過這篇東西，但是這篇劇的開端，其影響到哥德却是顯而易見的。

在民間關於這段故事的傀儡劇，那就更多了。哥德少年時，已經在法郎克府看過，二十歲時在 Strassberg 又看過。在那時他大概對於浮士德記錄也很曉得的了。他想把這段故事造成一篇悲劇，也是起於那時的。

哥德的浮士德的來源是如此。他是取材於這些『神祕之譚』的，但他並不受他的拘束，並不着重於那些神祕的地方，他只是赤裸裸的把些材料來表現他的熱情和理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到後邊就會明白。

二 浮士德第一部的概略

哥德的浮士德與其他記載不同的地方，就是浮士德未了得救的事情。所謂得救，就是浮士德終究逃避了魔道，升進了天國。但最重大的不同，却並不在此，他的得救並不是當他向墮落的路上去的時候，忽然碰到一種神惠而得救。他走的路原來就不是墮落的路。他的渴望並不是爲了身體上的舒服與肉體上的快樂，他是爲了真理——不是用抽想和科學的考察所能得到的真理，却是用行動和感情所能得到的真理。他在經過錯誤與罪惡的努力中向前走去，他從試驗，受苦和對於毒惡的反抵的奮鬥中得到光明和力量。所以在浮士德罪惡本身是他

的拯救的一種方法，而美非斯都非爾斯就是達到善的一種工具。所以他的得救，他被天使所拯救，是他自己的努力的結果，是自救不是蒙恩。

總之，人們努力一天，一定會差強一天，但真正的人性就是不斷的努力。這是哥德做浮士德的主眼。讀者在未讀本文之先不可不注意一下。

在天上之序言 (Prologue in Heaven) 一節內美非斯都 (美非斯都非爾斯的略稱。以下做此) 在『主』的面上嘲笑着人類，而『主』不但答應他去引誘人類墮落；並且挑撥他去試試他自己的力量。他提出的被試驗的人，就是浮士德博士。他在這裏雖不去幫助浮士德，他却預料，美非斯都將來是一定會失敗的。他說：『一切任你的便吧。你把這靈魂從民源上引開吧；如其你能把住他呢，那就把他引上你的路吧。但當你不能不說「帶着模糊的向上衝動的善人是始終不忘於正路的」的時候，你好羞呀！』(依 Bayard Taylor 英譯本，譯成散文。以下做此。)

夜 (Night) 一篇內，浮士德的獨白，便是本書中種種事情的主要動機。他說他

研究過哲學，法學，醫學，而且也研究過神學，但是沒有得到甚麼，所以他終究拋棄書本的生活而求助於魔術。

他說着，把窗戶打開，舉目一望，月光鋪滿大地；他的心跳着；他想與自然合一；他想乘風飛去。後來他的目光又回轉來，向自己的房間內望了一下：破書，黃紙，木箱子，和日用傢伙就是他的世界，於是他不禁叫道：『飛起來！去找求廣大的自由的天地呀！』

這樣，他又拿起占星家 Nostradamus 的書，找求大宇宙的神符 (Sign of the Macrocosm)。他這樣凝視着，無限的空間與無限的時間的幻觀，顯現在他的前面。可是他對於這樣幻觀，毫不能領會，毫不能理解，於是他不能不說：『怎樣偉大的幻觀阿！但是，哦！不過是一種幻觀呀！無限的自然！怎樣你可以爲我所有呢？』

大宇宙 (即 Macrocosm) 既然不能爲他所有，既然是一種幻觀，那末不能滿足他所求真的慾望，是當然的事。既要找求到『自然』的熱烘烘的有生命的東西，

那就不能不逃開空間與時間的無限回到自己的內心中去。在這人心內，我們有憐惜，快樂和恐怖。只有在這裏，我們所找到的生活的究竟的事實是用不到說明的，是如實地接受而用不到發生疑問的。在這裏我們又找到了一個無限的世界——和空間時間的世界同樣的無限——情感的世界。

從這大宇宙的神符，浮士德翻看到地之靈和人的生命與感情的靈的神符 (Sign of the Earth-spirit)。他的心中忽然充滿了分享人性的快樂與痛苦，熱望與努力的驟然的，熱烈的衝動了。

地之靈阿，你是更接近於我了：

我覺得我的權力更高尚了，更明瞭了；

我像飲了新釀之酒一樣奮發起來，

投身於世界的新的力和新的心引動着我了，

地球上的災禍與地球上的祝福，筵請着我了，

也許暴風雨的淫威會來打擊我，

但是，行舟的破碎實不足以恐嚇我啊！

他招呼着這地之靈，這人生之靈說道：『來啊！你一定要來！你一定要來！雖是這也許會喪失我的生命。』只見火光起處生命之靈顯現了。浮士德一見之下，大驚，但不久沉靜了下來，對他說道：『我將要怕你這火焰之形嗎？這是我，是浮士德，是你的同等者。』你是和你所領會得的精靈同等的，却不是和我同等的。』那精靈說了這句話，就消滅了。正當浮士德說『不是和你同等，那末和甚麼人同等呢？』我神形的我，竟不和你一樣！』外邊有叩門的聲音，他的助手華格納（Wagner）走了進來！

華格納是一個在書堆中找求生活的人，是書本的蛀蟲；他的人生格言，就是『我固然曉得了許多，但是我要去曉得一切。』他的抽象的，冷淡的腦子和實在的，熱烈的心情的浮士德的對照，作者在這裏描寫盡致。

華格納退場後浮士德又一個人獨居着。他的對於人生之神祕的熱烈的心腸，因為受了地之靈的嘲笑的壓迫竟冷了下來。失望捉住了他，逼他不能不用死去解決生命之謎！但正當他要飲毒藥自盡時，空中忽然傳來了禮拜堂的鐘聲，並且耶穌復活祭的讚美歌的聲音，也飄飄蕩蕩的送到了他的耳鼓內：

人們快樂啊！基督起來了！

他靜了一下。少年時的記憶占據了他，使他不能不投服於那從不可知的門檻上拉他回去的甜蜜的聲音！

一種甜蜜的不可解的熱望，

把我驅向到自由的森林和田野中去了，

當千行的熱淚在燒着的時候，

我覺到世界又爲了我而升起來了。

這樣，浮士德跳出了懦弱的自殺的圈子，而覺醒到只有投身於生命之河，才可

以獲得人生的真意義與真價值。所以在第二節城門之前 (Before the City-gate) 他雜在人羣中和自然與人類的真性情接觸起來了。

到過法郎克府經歷過春天的人，都曉得那時都市中的人到郊外去踏青的快樂。(哥德關於這一段的描寫很長，現在因為太長所以刪去了。) 浮士德也在這

人山人海的中間閒走着。他想對於一般人表示同情，他想親近任何事物，可是大部分他是被擯斥了，被沮氣了。他尚還沒有了解，他以後是了解的，對於人類的愛和關於人類的了解一定要從對於一個人的心愛起，關於一個人的心了解起。

當他和華格納回向城裏的時候，他看見夕陽西下時的美妙，於是他在昔日所關閉的情感不免又傾瀉出來了。他希望他的靈魂，生了翅膀，向無窮中飛去：

當春飛過我們的頭上而沒入穹蒼，

有雲雀兒送下他的清歌麗唱，

當春飛過那巉巖，松嶽，

有秋鷹平翻而飛翔

當春飛過許多廣野，平湖，羣島，

有白鶴向別的海岸而飛航——

我們各人的精神孰不充滿了，

向前，向上的衝動的快樂！

但是在以書本爲生活的華格納看來，浮士德這精神遊於天地間的情感差不多是不可解的。他說：『我雖有時也起奇妙之想，但從來沒有這樣的衝動感到過。森林山野久觀則厭，也不願飛鳥之假我以翼；我覺得從一頁至一頁從一書至一書載我的精神的快樂與這個是完全不相同的。』可憐的華格納！他只曉得怎樣去從試驗瓶中製造出人來，用怎樣的法子來測量信仰，希望和天才。他一身的目的和別的科學家一樣，只想在證明所謂『生命』不過是原子間所起的化學作用！浮士德對他說，你能够這樣也很好，可以免掉像我這樣二種相異的衝動的衝

突的痛苦：

我的胸中，[！] 啖藏着二種精神，

各乖離排擠其異己而圖存。

其一以執着的器官耽於愛，

溺於慾的抱世界於懷中；

其他則超逸塵世而欲

達到高遠的精靈的青空。

他們二人這樣一頭走一頭談話的時候，有一隻狗依照了螺旋形的曲線走近前來。這狗在浮士德看來，他的足跡上似乎射出閃閃的燐光；但是在華格納看來，這隻狗和平常的一點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這狗跟着了他們到了浮士德的書房內。

浮士德和人類的外界一度接觸之後，重復回到他的小房間內。他覺得：他又被

包圍在書堆，試驗瓶，古物等的中間；他又回到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小世界內。他點亮了他的燈。那隻狗也在旁邊嗅着，叫着。但浮士德還不曉得他已經帶進了一件永遠要煩擾他一直到死的東西。直截的說：在他的本性裏有一種精神覺醒了，這種精神將要立刻顛覆他的全部生活，像火山爆發出來一樣。

但是他現在還覺不到這新的存在。他耽於思想中間，他的思想把他引導到默示的問題。他拿起一本聖經用了一種形而上的好奇的心思，翻到太初有 *λογος*（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句）一句。他想把他翻成德文。他想這 *λογος* 不能翻爲『字』(Word)……『字』必有意義，『思』(Thought)——『思』而無『行』(Act)，則『思』爲無意義，所以這 *λογος* 必得譯爲『行』……『太初有行』他把第一句這樣的翻譯了。

他這種抽想被那隻狗的叫喊所打斷。他望着那隻狗，看他漸漸地變成了怪異的形狀，比了象與河馬更其龐大，火眼獠牙，十分可怕。於是他用符呪來驅除這怪

物，一陣薄霧起處，美非斯都走了前來。他身上穿着旅行的服裝，像巡遊的學者模樣。

浮士德請教了他的姓名與性格，美非斯都說他自己是『否定一切的精靈』(Spirit that denies)，他是『常常意欲惡而常常爲善』的力的一部，他是『在光之創造以前唯一存在的黑暗的一部』。他更說：『因爲光是依賴於物質世界而存在的，所以這世界是終究要歸到黑暗中去的，是終究要破滅的。』

浮士德的書房門上畫着一道七星符，是防止魔鬼的，但因爲一只角上缺了一點，所以美非斯都溜了進來。但他却不能照樣的溜出去，而浮士德也想把他關起來，作爲俘囚，所以不肯放他出去。美非斯都於是召幽靈唱催眠歌使浮士德睡去；更召老鼠嚙去這符的一角，而逃遁。

第四節美非斯都換了一付裝束上場。他穿着腥紅的鑲金邊的大斗蓬，頭上戴了插有雞毛的帽子，像預備着去作惡似的。那時正是浮士德因思索關於人生的

問題，陷於絕望與痛苦的深淵中的時候：

從這世界上我還將得些甚麼呢？

你應該自制，你應該棄世，你應該忍耐

這永遠的歌聲，圍繞在

我們的耳際……

在每朝我懷着恐怖之念醒來，

帶着酸苦的哭泣，望着令人失望的

晨光的破曉，

每天每天的太陽的來復，

我不見他對於我的願望有什麼滿足。

* * * * *

日子的重負對於我的這樣的壓迫，

死是我所願的，生是我所憎惡的呀！

他要死，但美非斯都却諷刺地向他說：『有許多人在這一二日內還沒飲過褐色的液汁哩！』受了這種諷刺，浮士德竟向人生、愛、希望與信仰等呪詛起來。於是美非斯都就乘機和他說：『生命是你的，快樂也是你的。在這外邊，你一點也不能曉得。拋掉這些拗固的空想吧！打破這些迷夢和幻覺吧！做一個人吧！享受人生吧！投進官能的快樂中間吧！我情願做你的指導者并且顯示人生的價值給你看！』

在這種痛苦與絕望中的浮士德，雖明知這種的人生決不能給他滿足和幸福，但他却很高興地說：『可憐的魔鬼，你有甚麼東西將給我呢？人類的精神，在他的最高的努力中間，能被這樣的你所了解嗎？……如其你有永久不能滿足食慾的食物，有紅的金子，有熱而不忠實的愛，有在採取之前就腐敗的果子，有每天產生新花的肉感的快樂的樹的果子，那末我就照你那樣做！』他更接着說：『如其我很安逸地睡在床上，如其你能用那些感官的幻象愚弄我，如其我對流轉的時間

說等一刻吧你是這樣美麗的啊——那就讓我的生命完結吧」美非斯都答應了之後，他們就立了條約，并且浮士德用他自己的血簽了他的名。

有脚步的聲音響了起來。這是浮士德的學生。浮士德因為『沒有心思』見他，所以走了出去。美非斯都就穿起浮士德的大衣，戴起他的帽子，等那學生到來。學生來後，他就大談他自己對於科學，邏輯，玄學，醫學與神學等的見解。簡單的頭腦的小學生，對於他的意見，當然是不能領會的。他去後，浮士德又進來。美非斯都鋪開他的絲帽，二人同登其上，飛向空中。他們經過小世界，個人的情感與熱情的世界，更經過大世界，藝術與政治與人類的世界，開始幹他們的冒險事情去了。

美非斯都的第一次的企圖，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他把浮士德帶到他所最歡喜的地方，嘈雜的，胡調的地方去。這是『利俾瑟的阿爾培漢酒窖』(Auerbach's cellar in Leipzig)的佈景。其中情節我們現在也不必細說。最後美非斯都在檯子上挖了一個孔，從孔裏汲出酒給學生們痛飲。此時，浮士德沒有講別的話，他只

說：『我只要離開他們。』他對於這種快樂，是毫不能發生什麼興趣的。當學生們的酒潑開來發生火焰的時候，他們倆人就此走了。

第六節爲『巫女之廚房』(Witch's Kitchen)，在那裏浮士德吃了巫女返老還童的聖藥之後，他又和美非斯都走進『人的世界』裏去。我們於是也碰到了浮士德的妙處，觸着了哥德的心弦。以下各節中，其人物之活躍與真切，情節之佳妙與動人，我們非讀原文，非了解過德國像馬格雷那樣的階級的習慣的人，是不會十分懂得的。所以作者在這裏也只能說個大概了。（關於馬格雷的故事，西洋人大概多知道。）

第七節爲『市街』(A Street)之景，浮士德及馬格雷(Margaret, or Gretchen)登場，浮士德看見馬格雷姑娘走過，愛她豔麗，便上前持她的手說道：『美麗的小姐，你能否借我的手，送你回家去嗎？』馬格雷是田家的小姑娘，溫柔敦厚，不愛新式，低聲謝他道：『我不是小姐，我也不美麗，不勞先生費心，我自能歸去。』說着她

撒開他的手去了。浮士德對了這個情形，不覺顛倒。他看見美非斯都來，於是就對他說道：『聽好！我要這個女子。』美非斯都起初說他對於這樣純潔的女子，沒有法子可想，但是後來吃不過浮士德的強迫，就答應了。

第八節，就是美非斯都帶浮士德到馬格雷閣房內的敘述。他們在馬格雷出去的時候，把一匣寶石，放進她的衣櫥內。後來她回來，因為要整理衣服開她的櫥，看見了這一匣子寶石；她很驚奇，但是她又很喜歡；她取出來，圍在她的頸上；立在鏡子前面，賞鑑自己的美好。

她帶了這頸圍去告訴他的隣人馬太 (MOTHA)。美非斯都因為要把浮士德介紹給馬格雷，所以他假裝給馬太報告她丈夫的消息的人，也到了這裏來。他用了種種手段，終究約定馬太、馬格雷、浮士德和他自己在馬太的花園中相會。十二節花園就是描寫浮士德和馬格雷情話之景。無邪的、忠實的馬格雷到這時候已經完全被浮士德所征服，她真愛了浮士德，雖是浮士德的愛她，不過是愛她的嬌

小和美好。

被慾望所支配着的浮士德在森林與窟洞 (Forest and Cavern) 一節，又投在自然的懷抱中間去澄澈他的心了。

崇高的神靈啊！你給了我，把一切

我所祈禱的都給了我，你不枉

於烈火之中，把你的相啓示給我。

你給了我這偉大的自然的王國，

又給了我們去感覺他去享受他的力量。

你不獨應許我對於自然界爲冷靜的，驚奇的交際，

并許我凝視到他的深遠無窮的胸懷裏，

像凝視我朋友的胸懷裏一樣。

你領着無窮的生物，一隊隊從我的面前通過，

教導我去認識那在空中水中靜默的森林中的兄弟。

浮士德這時的心地何等沈靜，何等光明。但經了惡魔的催促與譏笑，他又不能不復幹那種戀愛的生活。馬格雷的真操的被破，她的母親與她的哥哥的死，和她因受良心的責罰而昏迷，這種種悲劇都是由他扮起主人公，扮演起來的。後來被人家追尋，他便逃走了。他像做夢一樣地經過了『槐爾波琪斯的晚上』更進過了『槐爾波琪斯晚上的迷夢』(Walpurgis-night Dream)『到了淒涼的一日』。

浮士德雖跑了，但他決不忘情於馬格雷，她的痛苦刺進了他的狹小的生命之裏了。他罵美非斯都，叫他把馬格雷救出；不能；於是他一定要美非斯都把他帶到獄門內，由他自己把馬格雷救出。親臨死地，雖是十分危險，但救愛人的心切，也顧不得許多了。他到了牢獄前，開了獄門，他身上戰慄着，更聽到馬格雷的歌聲，心中更加難過。以下一段文字的動人，爲全書冠，我不能說，只好把他譯下來了。浮士德

開了獄門走了進去。

馬格雷(向床上隱去) 災禍! 災禍! 他們來了。阿痛苦的死啊!

浮士德(輕聲) 不要做聲! 不要做聲! 使你自由的時光已經到來。

馬格雷(投身於他的前面) 你是人嗎? 那末可憐我的悲痛吧!

浮士德 你的喊聲要驚醒看守者，他們是要捉你的。(他拿到枷，開去枷上的鎖)

馬格雷(跪着) 劊子手! 誰給你這控制我的權力? 你已經在半夜裏來過。可憐我，讓我生吧! 明天的早晨，不是很快地要來嗎?(立起來) 我是這樣的年青，可是現在我一定要死! 我是美麗，可是這就是我的破滅，我的愛人從前是接近的，可是現在遠了; 花園已被破碎，花也被撒散了。不要這樣強暴的捉我! 饒赦我吧! 我對於你有過甚麼害處呢? 我從來沒有碰過你!

浮士德 要我繼續觀看這悲慘的情形嗎?

馬格雷 我現在完全在你的權力之下。但是讓我先喂了我的兒子的奶吧。我終夜把他抱着。他們曾經把他帶了去，來作難我，但是現在他們說我殺了他。我將永遠不得快活……

浮士德（跪下） 這裏愛你的人跪在你的前面，來解脫你的苦難。

馬格雷（倒身在他的旁邊） 阿！讓我們跪下，來讓聖者來遮蓋我們吧！在那些階級之下，在門限之下，地獄之火燃燒着呢！惡魔暴怒着找求他的餌物呢！

浮士德（大聲） 馬格雷馬格雷！

馬格雷（注意地聽） 那是我戀人的聲音！（跳起來，枷鎖脫落）他在什麼地方？我聽到他在喊我。我是自由的了，沒有一個人再能拘束我！我要抱在他的頸上，我要投在他的懷中……正在那地獄的怪響中間，正在那惡魔的可怕的嘲笑中間，我辨出了他喊我的甜蜜的可愛的聲音！

浮士德 是我！

馬格雷 是你哦！再請說一遍吧（抱住了他）是他！是他！我的痛苦在甚麼地方？牢獄與鐵鍊的艱苦？是你！你是來救我的，我被救了……

浮士德（掙扎着要走） 來！跟我來！

馬格雷 慢些……我在你的旁邊是怎樣快活啊……和我接吻吧！不然我要和你接吻了！（擁抱他）嗚！災禍！你的嘴唇是冷的。你的熱情怎樣變的！誰把他從我這裏奪了去的？（離開他）

浮士德 來！跟我來！勇敢些，可愛的呀！我立刻就要用了幾千倍的熱愛來擁抱你；但現在你要跟我來啊！請求你的是我啊！

馬格雷（回向他） 是你嗎？的確是你嗎？

浮士德 是我來呀！

馬格雷 你釋放了我……我的朋友，你曉得你所釋放的是甚麼人呢？

浮士德 來！來！夜將要盡了！

馬格雷 我已經殺了我的母親。我已經溺殺了我的孩子。那孩子是給你的，還是給我的呢？是的，也是給你的……你是真在這裏嗎？我不能相信。把你的手給我，這不是一個夢！你的手，親愛的手——但是，哦！這是溼的！揩掉他，揩掉他！我想這上邊有血。上帝呵！你做了甚麼呢？收起你的劍，我求你！不要來恐嚇我！

浮士德 讓過去的過去了吧！你的話真使我急殺！

馬格雷 不，不！你一定要生下去！現在我要告訴你，應該給我們預備的坟墓：明天你一定要開始那悲哀的工作！揀最好的地方給我的母親，我的哥哥安放在她的近旁，我呢，放在稍遠一些的地方，但是我求你，不要太遠！我的孩子要放在我的懷裏。不要把別的任何人在我的旁邊！固然能在你的肩膀底下是我最的最大的有福的快樂，但是這不是我所能够得到的。我要接近你，你却似乎推開我的接吻；可是這尙是你，看來那樣好，那樣和善。

浮士德 假使你覺到那是我，那末和我來吧！

馬格雷 到外邊？

浮士德 到自由。

馬格雷 如其那裏有坟墓，如其「死」等待在那裏，那末我來！從這裏到永久的安息，此外我再不走了——不，我決不走了！你去吧！嗚亨利，假使我能够去呢！

浮士德 你能够！你只消情願這樣！門開着啊！

馬格雷 我不敢：那裏沒有甚麼希望。我爲什麼要逃呢？他們追踵着我呢！硬要去求生是不好的，況且壞良心要得到更大的苦痛！到陌生的地方去流蕩也是不好的，況且他們還是會同樣的捉到我！

浮士德 我要和你一同留在此地。

馬格雷 幹快！幹快！救你的垂死的孩子去啊！沿着這條小河走去，走過一頂橋，到一座森林，向左轉，那裏有一塊板浮在池面上，快快抱住他！他是還在活動着的，他是還在掙扎的！救他！救他！

浮士德 你自己想一下！只要一步，你就得自由！

馬格雷 假使我們經過了那山！那裏我的母親坐在一塊石頭的上頭，——
鳴，我覺到一種寒顫！那裏我的母親坐在一塊石頭上，她的頭永遠搖動着，她不
是向我們招呼，她不是向我們點頭，她的頭垂下去是那樣的重；她垂得這麼久
遠，她永不再醒。她睡着，我們快活着；鳴，那些都是從前幸福的日子啊！

浮士德 言語和禱告在這裏是不中用的；我必得把你帶去。

馬格雷 不——讓我去吧！我不耐煩受暴力！不要把我捉得這麼利害！我爲
了愛你，其他一切我都替你做過了。

浮士德 日子在黎明！最親愛的！最親愛的！

馬格雷 日子？日子是，日子在來——這是我最後的一次黎明！這是我前定
的結婚的日子！你不要和人家說你是相與過馬格雷的！呪咀我的花園！一切機
會已經過去了——一切都是徒然！我們將來還要會到，但是不在跳舞會上！羣

衆在聚集，一聲不響地。方場上，街道上都容不下他們。死的鐘聲在響着，杖也被折斷。他們捉着我！他們捆綁我！我被拖到殺人台上！他們發出號令！當白刃飛過我的頭頸上的時候，每一個人的頭頸上都感到同樣的感覺。世界暗黑地，靜靜地像坟墓一樣倒下來。

浮士德 阿，我還是不生的好啊！

美非斯都非爾斯（現於戶外） 來吧！不然，你就不行了。無用的談話，遲延與禱求！我的馬在嘶着，并且天也亮了。

馬格雷（看見了美非斯都非爾斯） 那從他上升起來的是甚麼東西呢？他！他！他！他！打發他去吧！在這種神聖的地方他要甚麼呢？他找我！

浮士德 你應該生。

馬格雷 上帝的裁判！我讓你裁判吧！

美非斯都非爾斯（向浮士德） 來！來！不然我要讓你和她都去受難了！

馬格雷 天父阿！我是你的，拯救我吧！天使，神聖的武士圍護我，並且看守我吧。（向浮士德）亨利！我想到你，就發顫。

美非斯都非爾斯 她被處刑了！

聲音（從上方） 她是被救了！

美非斯都非爾斯（向浮士德） 快到我這裏來！（他和浮士德隱去）

（聲音——馬格雷的聲音——從裏面出來，呼喚她曾經戀愛過的人，那攔掉他的幸福和生命的人的名字。那呼聲一點一點幽下來，一直到沈寂。）

四 浮士德第二部的概略

浮士德全部的綱要，是哥德自己的生活寫照，我們在第一節已經說過了。浮士德第一部是早年的，狂飈勃起期間的哥德的生活，是維持（Werther），哥子（Lütz），潘羅米須斯（Prometheus），格梨希（即馬格雷），綠蒂（Gothe），婀妮

蒂 (Annette) 菲立特立克 (Friederike) 與麗麗 (Lili) (註1) 等的日子；第二部的前數節爲哥德在外馬公爵的朝廷上的生活；希侖娜一節爲他在意大利，在布羅格那 (Bologna) 瞻仰古代藝術品時的生活；或者是在 *Torzo di Garda* 海濱上著作伊飛琪妮 (Iphigenia) 時的生活；末了一幕是調和於人生而在家庭中找到某種程度的平安和幸福的哥德的生活。

(註二) 維特，哥子，潘羅米須斯爲哥德三篇名著中主人公的名字；格梨希，綠蒂，婀妮蒂，菲立特立克與麗麗都爲他的戀人。

我們還記得在第一部的末了，浮士德被美非斯都所拉去而留馬格雷在原處。運命之斧下，馬格雷就死了。第二部的第一場，我們看見浮士德橫在原野上，很疲倦地睡着。自馬格雷死到現在已經多時了，這中間他當然是十分悲痛的，對於那惡魔當然是十分痛恨的。

但是浮士德要得到新的靈感不是從悲傷和自責那裏能夠得到的。他要從自

然界裏得到醫治，得到安慰。哥德相信自然界的力量是比了懺悔的力量要大的多。

這一場的佈景，似乎是瑞士的山谷中，朝陽照着遠地裏帶着白雪的山頭上，瀑布流着，精靈浮動着，自然界的和諧重新了浮士德的耳目，洗淨了他過去的記憶，並且用新的希望與新的力量感動他，使他再回到人生的戰場上奮鬥去。

他看着太陽出來，但是那陽光太利害了，所以他旋轉他的頭，觀看由陽光所反射出來的一切景色。『人生不是光，是反射出來的顏色』他看到了自然界和人生的相類，這樣地叫了出來！他現在所要投入的就是這種多色多樣的反射出來的世界。換句話說，他要從小世界，個人的情感的世界到大世界，政治，倫理，社會的世界去了。

在德皇的朝廷上，浮士德第一次幹他所謂大世界的試驗。這位青年皇帝剛從意大利受了法皇的戴冠禮回來。因為他的浪用，國庫已空虛。他的法官，財政大臣，

發餉官都束手無策，這樣下去，那帝國真非陷於破產的境遇不止。美非斯都又來獻策，說道：國家的土地是屬於皇上的，然而這種土地中間有不少寶藏是在古時所埋藏的，現在拿這些東西爲抵，發出紙幣，這樣不是國家立刻富起來了嗎？皇帝就照他這樣的做了。於是朝廷立刻變爲富有。青年皇帝大快之下，決定舉行『狂歡節的假面跳舞大會』(Carnival Masquerade)。

關於這大會的描寫，占去浮士德很多的篇幅，但是因爲趣味索然（也許這就是哥德所要描寫的社會的味道吧！）所以我這裏也不細說了。

青年的德皇更要求浮士德玩他的魔術。他要求他召轉巴黎和希侖二人的英魂。浮士德不能求於美非斯都；雖是他也說不能召轉古代的英魂，但是他說有法子可想。他告訴他：『在寂寞的地方，有女神們住着，她們周圍沒有空間，更沒有時間，就是講到她們也是不可能的。她們就是母神們(The Mothers)』。凡要找求希侖的英靈，即理想的美的人，一定先要到母神們那裏，一定要進精神的，無管束

的，理想的境界內；到那裏是沒有一定的路的，就是思想也不能引導他，他必得降服他自己在冥想中間，一直沉到現象世界的中心裏去。美非斯都給了浮士德一個鑰匙，一件捏上去就會發出火焰的東西。拿着他，可以沉到母神們的境界內；在那裏他可以找到一隻發光的三腳架。用鑰匙向這三腳架一觸，三腳架就會同他升到地面上來。

朝廷上召集了許多人，來看浮士德的魔術。大家都懷了希望的心期待着，並且興奮着。三腳架跟着浮士德升到地面上，他更用那鑰匙向三腳架一觸，密霧起處，巴黎顯露出來了。他的容貌被許多朝廷上的婦女們所稱讚所批評，男子們對於他當然是很妒忌的。希命顯露了，她也爲許多男子所稱美所傾仰，婦女們至此却反過來妒忌她了。浮士德對於她自然又着了迷，雖是美非斯都在旁邊喊他不要對於自己所引起的幻象發生實在的關係，他却不能自制了；當巴黎將要把希命帶走的時候，他跑上去拯救她。一陣爆發，一切烏黑。浮士德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美

非斯都把他帶了去。

第二幕的佈景爲有高的圓天井的峨特式的狹室，曾爲浮士德的故居，一切如舊。浮士德橫臥在古雅的臥床上。美非斯都取下浮士德的裘，抖去蟋蟀，甲翅蟲之類，披了上去。拉動索，鈴聲像發出呼喚聲一樣徹於耳際，就是堂室也爲之震動。扉啓，華格納的助手上場。

浮士德的握住理想之美，因爲他的驟然的爆發的性質，失敗了。而他的助手華格納還是努力在做科學的夢，生命之化學的製造。他相信在某時期內化學因了結晶作用一定會得製造出有機體，一種 *Hominulus* (小人)。他的思想真和近代的羅曼士 (*Romanes*)，赫胥黎 (*Huxley*) 等差不多。

華格納的助手對美非斯都說，他的教授先生因爲製造小人的重大的試驗，所以日夜在試驗室，任何人不能去攪擾他。會上次和他談過的學士走來，美非斯都又裝起從前老先生的態度對待他。但是這位青年學生受了許多年的高等教育，

談吐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對美非斯都說：「一個人過了一定的年歲還要做些甚麼事情，那是奢望。人的生命在他的血液內生活着，像在青年的血管內那樣跳動的血液還有嗎？活躍的血液跳動得更利害，那更新的生命就會從他自己的生命中創造出來。在這裏萬事都是活動。弱者倒，優者代興。當世界的一半都被我們占領的時候，你幹了些甚麼呢？天才和青春是唯一的有價值的東西；一等到過了三十歲，那末那人就和死沒有區別。所以像你這樣的老人，最好還是敲殺的妙。」美非斯都聽了這種話，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說他老了，可以少看這些後生的愚蠢與錯誤，而這種愚蠢又為以後的後生所替代。

美非斯都走進了試驗室。華格納的 *Hominulus* 也漸漸成形起來。一種微弱的聲音從試驗瓶中發出，喊華格納為父親，喊美非斯都為表兄弟。其實這小人的成功，還是由於後者的魔力。經過了美非斯都的默許，那小人逃開了華格納的手，飛到間壁浮士德的房間內去了。

當他這樣在浮士德上面飛着的時候，他唱那引起浮士德的肉感的愛的歌。他更令美非斯都用他的魔法衣裹起浮士德，預備做空中的旅行。『到甚麼地方去？』美非斯都這樣問着。『到希臘去！』到鐵色利 (Thessaly) 飛沙林平原 (Pharzalian plain) 去！這於美非斯都雖為不利（因為他對於古典的藝術沒有興趣），但他又不能不去。

『小人』這樣引誘了美非斯都和浮士德，一直飄到希臘去，到藝術的理想曾經得到最高的實現的故鄉去。去找求希命，那人心中所謂美的最高的典型（這裏的『小人』哥德是用得來象徵詩的天才和想像，他是用科學家所齊備的資料而又脫出科學家的拘囚！）

『古代的槐爾波琪斯之夜』 (Classical Walpurgis-night) 是描寫浮士德找求理想美的過程：從醜的，可怕的，不揚的東西像 Griffins, sphinxes, ants, sirens, moloches, astartes, cybeles, pygmies 等起，一直至希命為止。

希命娜一幕，哥德把我們直送進——三千五百年前的特羅琪戰爭（Trojan War）的環境內。我們所呼吸到的空氣，完全不是莪特式的氣味而是古希臘的氣味了。這種地方非天才安足以至此。

在斯巴達美納拉斯王子（Menelaus）的宮殿之前，希命娜和被捕的特羅琪婦女們登場。（註三）她們都是在預備她的丈夫美納拉斯和他的戰士的到臨。自從和巴黎逃到特羅亞已有十年的希命，現在復返到她的古宮，她的心中是何等的憂愁與焦急。她想到在渡過愛琴海的長途中，她的丈夫沒有和她講過一句友誼的話，她覺得他的心中似乎存着報復的念頭。他不曉得她還是做皇后呢，還是做囚犯呢，也許永遠落在奴隸的運命中間吧。

（註二）關於這段事情請讀者參看希臘神話中特羅亞戰爭一節，不然就不能領會這裏所說的。

她一個人走進宮裏去，但是她似乎受了甚麼驚嚇的樣子，又從新出退了回來。

她不是看見了那在那門限上立着的那怪物嗎？那是非克依斯（Phorkyas）是美非斯都的化身。他用一種可怕聲音，在咒罵她，在數她的罪，他把種種神話編織在她過去的歷史中間，使得她覺到她自己的空幻。她也覺得她自己真是空幻了，她像在夢幻裏一樣倒了下去。經過合羣者的合唱，她又恢復了轉來。於是非克依斯復用恐嚇的手段，向希侖說：『這裏的預備是要等美納拉斯來時的一種犧牲的預備，你就是這中間的犧牲者！』

失望之餘，希侖却不能不求非克依斯的幫助。他叫她到阿爾加達（Arcada）的鄰山中去躲藏。受了美非斯都的指導，她們在他所起的密霧中逃了。她們爬上山頂，到了一個中世紀內的城堡，這就是浮士德所住居的地方。他親自跑出來用皇后夫人之禮歡迎她。這是象徵文藝復興與近代的藝術對於希臘藝術的理想與美的歡迎。

浮士德跑在理想的美的前面尊崇她，她覺得她現在不是空幻。她把她的新的，

素不相識的戀人抱在懷裏，似乎他是使得她實現她的存在的東西一樣。這是象徵近代的藝術——但底、琪湖都 (Giotto)、拉飛耳 (Raphael)、莎士比亞與哥德的藝術接受希臘的想像與靈感的理想而希臘的冷的、理知的藝術却也受了中世紀騎士之愛與完全的女性的熱情。

在騎士式的戀愛與羅曼斯中間，浮士德和希命過着很快樂的生活。但是像哥德所熟知的：這種快樂不過是流動的生命的一片，決不能永久存在的。他的終了不能免地忽然地到來。他們生了一個名喚烏花靈 (Euphonia) 的孩子。他不是平常人的孩子。他一生出來就長成了。他很美麗但是很粗野。他有一次跑到極高的山頂上自己投向空中。一個美少年落在二親的脚下。在這屍身上我們似乎看出一種美好的人形，那真身立刻消失，我們只看見一陣毫光升起來，像彗星一樣直向天上！（烏花靈象徵近代的藝術，美好的人形象徵羅命）他更在地之深處喚着他的母親：『母親！不要讓我一個人在這黑暗的國裏啊！』

是的，她一定要去。像火焰一樣，她一定要回到她那在穹蒼中的故居，理想的美與其他的理想的故居中去。無論我們怎樣在生活中間，在藝術中間努力去實現理想的美，無論我們怎樣把他當爲熱烈的，活動的所有物擁抱着，他是常常要逃出我們的撥捉的。那時的靈感之短命的有翅膀的孩子像曇花一現就消滅了，像火光一樣就到他的本鄉天上去了。她，他的母親，自然也一定要跟上去；讓我們留在地上，去面對這現實的，嚴酷的生與死。

在浮士德的擁抱中希命消滅了去，只有衣裳與面紗留在他的手裏。這些東西都變成了雲霧，圍住了他。把他舉到空中也帶了去。非克依斯也復了原形走了。

第四幕爲『高山』的佈景。祥雲靠近來，把浮士德放在有稜角的岩頂上。雲破了，造成種種奇異的形狀，在浮士德看來似乎是 *Tann, Tann* 又像希命（夏全配斯山上的諸女神名）。後來她們又隱去了。但當要看不見他之前，他又去造成浮士德心中曾經一度所印過的種種半忘的人形，這些形像他現在覺得比了他對

於理想的美的熱情要受得更真實更深切他說『如其他能保存起來，那末這是我
我的最寶貴的所有物了。』

美非斯都又來了。他嘲笑地問浮士德關於許多女英雄還不够嗎？關於一切理
想的愚行還不足嗎？他不懂浮士德對於人生爲什麼總是不能滿足，他自己當然
已經有了很足夠的快樂。他對浮士德說：『如果你疲倦於地上的生活，那末可以
像 Tiberius 王一樣築起一座皇宮來，深居其中。』不是這樣！這土地的世界，尚
還給我有很大的活動的餘地。驚奇的計劃，就是現在我還打算着呢！我覺到了做
大事業的新的力。』浮士德這樣回答他。

美非斯都 你要得到光榮嗎？這是很明白的，許多女英雄已經做過你的伴
侶了。

浮士德 我要取得主權！我要占有地盤！事業是一切，光榮有甚麼用呢！

美非斯都 雖是你不要，但是你應該這樣說，把你的名聲傳之後世；愚蠢只

能造出更大的愚蠢！

浮士德 這都是出於你的範圍之外的。你怎樣會懂得人們所找求的東西呢？你的嘲笑的，惡辣的，討厭的人怎麼能懂得人類所要求的東西呢？

浮士德 決計把他的餘年獻身於人類，爲人類謀幸福。這種計劃當然不是惡魔所贊成的，但是因條約在先，所以他也不能不替他想法。其時青年的德皇正和一個謀奪皇位的人打仗，美非斯都和他立了條約：如其他替他打勝了，就把海邊的一塊地劃給浮士德。因了他的魔術，德皇果然得勝，於是浮士德得了那地，并且盡其能力在那裏替人民工作。

許多年這樣地過去。浮士德把這塊地皮弄得像埃甸園一樣。百姓們都安居樂業。裝滿貨物的船隻，羣集於港口。浮士德在他自己的花園中走着，望着這樣美麗的他的治下，他感到一種快樂和滿足。忽然小禮拜堂中的晚禱的鐘聲傳到他的耳鼓內。浮士德的快樂，突然變成暴怒與酸苦。這個草舍，這個小禮拜堂，這一塊小

田像刺一樣刺痛他的心。這破壞他的全部的和諧的一對老夫婦的草舍和小禮拜堂，他曾經出過很大的價錢要買，但是他們不肯。今天他不能再饒赦了。剛巧美非斯都和他的助手走來，於是他就差他們去說服農夫叫他們拿了錢放棄了這房子。美非斯都等就去施行他的號令。一忽兒火焰從那草舍和小禮拜堂起來。美非斯都回來說，那農人怪固執，所以他把那草舍燒掉，他和他的妻子都驚嚇而死。『我是說交換！我是說用金錢去交換！我不是說偷盜和劫掠。我呪咀你這種行爲。是你，不是我，負擔這罪名的！』浮士德這樣的向美非斯都發氣！

情景又變。這是半夜的光景。浮士德在他的宮內踱來踱去走着。外面，四個灰色的女子登場。她們是『缺乏』、『犯罪』、『憂患』與『必需』。她們相互唱着她們的歌。她們走到了浮士德的居室的前面。門關着。那裏只有『憂患』走了進去，別的因爲不能進去，留在外面。

浮士德雖是不看見她的進來，但是他感覺到她的存在。『有人在這裏嗎？』他

問。

「我的答案當然是有的。」

「那末，你是甚麼人呢？」

「我是在這裏就够了！何必再問。」

「走開！」

「我應該到什麼地方，就在那地方。」

浮士德反抗這空幻。她立着（當然人家是不能看見的）訴說人類被憂患所縛擾的運命；他怎樣漸漸失去他的理想，失去他的信仰與快樂；他怎樣在塵世的幻想中流浪着，永遠不曉得他應該怎樣做。或者他應該怎樣希望。

「被呪咀的惡魔！你這樣的對待人們不知幾千百次。我曉得要脫離魔鬼是不可能的；無論我怎樣努力，精靈的約束是沒有法子打破的。但是，嗚！憂患呵！你不要想我會認識你的力量！」浮士德這樣叫喊着。

『所以你現在去嘗嘗這味道吧！原來人類的全生涯是「盲」的，現在我把這「盲」試給你吧！』她說着，向浮士德面上吹了一口氣，浮士德就盲了，黑暗的世界永遠包圍着他了。但他說：『夜似乎在我周圍，壓迫得更其深重，但是在我的心中却有火光照耀着；除了我的事業立刻完成之外，我是決不休息的。只有主的話能够把權力給我。』他說着立刻在盲人的黑暗中間摸索他的路，去喚起他的工人。他的生命是在完給，他一定要完給他的工作。這是半夜，但是在他心中的光明使得他覺得這是黎明的時候。在宮城內的大中庭內美非斯都等拿着鏟，鋤等待着。他們是在替他掘坟墓。浮士德錯當爲這是工人的聲音，所以督促着他們幹緊工作。他喊監視者美非斯都快快完成那最大的壕溝。

『他們告訴我，那是坟墓，不是壕溝！』美非斯都大聲說。

立在他的坟墓邊沿上的浮士德，回想起他的冗長的生活，覺得雖是老與盲，但是在地上的生活中間，他的希望都滿足，沒有更好的希望。他爲了他人工作，爲了

他人謀自由和幸福，終究得了和平和幸福。只有他的獲得是真的獲得是能夠給他快樂的。

『是的，我用毅力拿住這思想！人智的最後的結論證明這是不錯的。只有每贏得他的人是能夠得到自由和存在的。和自由之民一起住在自由之上的羣衆，我是歡喜看的。於是我敢對這流動的時光說：啊！停止吧！你是怎樣的美好啊！』

他說了這段話，倒了下去，按照他和惡魔所訂立的契約，他是必須這樣的。

Lamentis 把他的屍身放在掘開的坟墓內，美非斯都奏着凱歌：

『沒有一種快樂能夠滿足他，沒有一種幸福能夠安靜他。提到這變幻的形狀是他的努力，捉住這最後的，最壞的，最空洞的剎那是他的願望。他用那樣的力量違反過我，但是時間到底奏了功，這老人到底橫陳在地上了。時辰鐘也靜止着。』

從天上發出的聲音 靜止着現在像半夜一樣沈默時計不行了。

美非斯都 不行了；這是終結，此地！

從天上發出的聲音 這是過去！

美非斯都 —— 過去！好一個愚蠢的字！過去與全無是一樣的！這種無結束的創造對於我們有甚麼益處呢？這樣，不是把創造了的東西毀滅嗎？『這是過去！』是甚麼意義？這不是說原來，就沒有這東西嗎？而又似乎是有的這樣循環着。我却歡喜『永遠的虛無。』

美非斯都忙着召集魔鬼來看守這死屍，恐怕他的靈魂像火焰一樣遁去。於是奇形怪狀的鬼都顯示出來，地獄的上下膨脹了開來，遠遠地看見火光燦亮的撒但之城。

在這時候，光明從天上下來，天使歌唱的凱旋歌和拯救歌也可以聽到。他們一點一點走近前來，雖美非斯都向他們發怒，呪咀他們，但是毫沒有效驗。惡鬼們上

去打他們，他們把薔薇花，天堂之花投去，花光起處，惡鬼們都逃到地獄裏去了。

美非斯都還立在那裏。他被白皮的天使們包圍着。他們走上來帶了浮士德的不死之靈（美非斯都當然完全不能反抗了）唱着得勝歌向天上升去。

天上一節以三老人——狂悅老人（*Pater Exultans*），沈思老人（*Pater Profundus*），崇高老人（*Pater Seraphicus*）——的歌唱開場。這三人是象徵人類的努力的三階段，就是狂悅，默想與崇高的愛。崇高老人當然是阿西西的聖法郎西士（*St. Francis of Assisi*）了。在天上像在地上一樣，他歌唱着永久的愛的啓示。

天使們帶了浮士德的不死之靈一頭向上，一頭歌唱：

尊貴的靈，從惡魔之手救出來的，

現在是自由了。

凡努力的人們，

都可以得到我們的拯救的啊！

如其他能感到從天上給與的愛的恩寵，

神們，

都要歡迎他到天上。

那尚還沒有醒轉來的靈魂，被天上的神羣與三個贖罪的女子所稱揚。（三個

女子即 *Magdalone, Mulier Samaritana, Maria Aegyptiaca*）那在昔日

稱爲馬格雷的一個女子也躡手躡腳的走近前來。聖母向她說：

來，升到更高的天空中去！因爲如其他想接近你，他也會跟着你來啊！

於是馬格雷升至更高的天上去，現在已經醒了的浮士德的靈魂，也跟了她向上升去，同時，天使們唱着：（此節很不好譯，故把英譯文抄上，以備讀者參考。）

All things transitory

But as symbols are sent:

Earth is sufficiency

Here grows to Event:

The indescribable,

Here it is one:

The woman-soul leadeth us

Upward and on!

一切的無常，

不過像一種表象。

那一切不完全的，到這裏

達到了完全；

那一切不可名狀的，到這裏

也可以成功了。

永久的女性，引導

我們向前向上！

五 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

我們現在也算把浮士德的大略說好了。但也許說得太零碎，讀者看了得不到甚麼深的印象吧！所以我現在再把內中所包含的思想和哥德平日抱的思想合併在一起大略說一下，使讀者不致茫無頭緒。

哥德是主知主義的反抗者，他不相信人類用了一點理知就會了解世界是什麼，人生是什麼的。他覺得要了解世界要了解人生，非投到自然的懷中，非投到人生的河中，去經歷起來，去體驗起來，是不會了解的。

他是一個感情主義者，他是一個生命力極其盛旺的人，他對於冷酷的專用理知的人，對於採取旁觀態度的人的反對，是當然的事情。

他感覺到，他用極其靈敏的感官感覺到，世界是永遠在活動着。花開花落，生生死死，世界上一切現象都在變動着，流轉着，像江河裏的水，是沒有一刻停止的。

他所以主張了他的活動主義。他覺得自然界是永久的在活動，人生也永遠是在活動。但是他更進一步說：這種活動是二種相對的，或是相反的勢力的衝突的活動：善與惡，美與醜，向上與向下，施與受，收縮與膨脹，陰與陽，動與反動等等諸勢力的活動，世界上一切複雜的樣式都是拿這些努力為經緯而織成的。但他又說：世界不是盲目的亂動的，他也有一定的目的；那就是進步，就是向善，就是向圓滿。人生不過是生命之流動中的一面。他跟着這生命之流流轉着。所謂人生的真意義也就是活動！投到生命的波浪，不斷地向上努力！就是人生的價值！總之，人生的目的是人生；人類的活動是動其所不能不動！

己。
這都是哥德建設他的浮士德的基礎！（浮士德中的浮士德當然就是哥德自

浮士德自從對於智慧的生活，厭倦之後，就投身到生命海中，去體驗人生的真味。他始終執着人生。就是活到了百歲（浮士德死時差不多在一百歲左右），還是對於人生不能滿足，他將要死的時候，還想幹完他的工作。他覺得生是好的。

在神學的意味上，他終究被『救』了。但是他的被救，並不是因為他懺悔過，並不是因為他舉行過祈禱，也並不是因為他曾經做過基督徒相信過上帝。他不重懺悔，他從來沒有祈禱過，他不但不是教徒而且他反反對教徒，他更難得說到天上的事情；可見他的得救是又是一回事，和教會裏所說的完全不相同。

他的得救是由於他自己的努力。哥德素來相信，一個人除了努力自救之外，是沒有別的道路的。所以浮士德所達到的天宮，是一切人類都會達到的，並不是上帝特地和他要好所以才給他住的。

人生是欲望與滿足的交替。達到了甲的滿足，可生出乙的欲望；達到了乙的滿足，又生出了丙的欲望……這樣地繼續下去，是沒有止境的。這就是說：人生是永

久沒有滿足的日子的。但是經過一度的滿足（指向上的努力所產生的滿足）人格便一度的擴張，像浮士德那樣就是好例。這些滿足都是人類向上發展的階段！浮士德自從經過了種種試驗之後，因為能替別人謀幸福，替別人爭自由，所以他快樂了，他滿足了，但這還不過是自我發展的過程中的一段，如其他能遲十年而死，也許他對於這種行為不能滿足吧！也許有新的欲望產生出來吧！

執着人生，充分地發展人生，我以為就是浮士德中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他零碎的思想在第三第四二節約略說過，所以這裏也不說了）。

唉！保守的，苟安的中國的人呵！

